

转型“帮男人做搭配”年入超15亿

2023年4月8日,28岁的秦磊开启人生第一场直播,三小时卖了2万多元。两个月后,他彻底放弃做了10多年的线下服装批发生意,全力押注线上。当年底销售额突破6亿元。2024年9月,他突然转型做男装,首年销售额突破15亿元;今年有望站上40亿元关口。乍看像踩中风口的幸运儿,但40亿背后,是他做了十几年服装供应链沉淀下来的认知。



试衣万件,变成“人体标尺”

采访当天,秦磊前后换了三套西装,反复在镜前打量才定下最合适的一身。试衣服是他最熟悉的事。他估算一年要试几万件,每件衣服投产前,都要先过以他身体为“标尺”的试版关。

样衣不是袖子短了、衣长偏了,就是版型过肥。围在他身边的人比直播间还多,还有专人全程视频记录每一条修改意见。一套衣服常改三四次才贴合身形,团队再按国标调整,适配大多数男性身材。一件衣服从试版到试投产,开发周期从8个月拉长到一年半,每个环节他都亲自盯。他摸到一件衣服,立马能辨出什么面料。

秦磊觉得真正的壁垒不是“老钱风”或大力投放,而是一次次亲自试版沉淀下来的版型数据参数,别人学不走的東西。但“学不走”三个字,在

服装生意里从来要打问号。如今秦磊既是品牌名也是最大流量入口,整个生意悬在他一人身上。风口会转向,流量会退潮,他必须提前作答:潮水退去前,怎么让这门生意长出不依赖个人的可持续增长?

线下十年教他“变”的代价

秦磊不到18岁就开始做服装。2013年第一次坐飞机来广州“跟单”,找面料、找辅料、找专机厂,一个月赚1700元。一年后回北京“动批”开档口,靠南北方信息差赚钱。2017年回广州开公司做一级批发,增长很快,赚到第一桶金。

2020年春节,他坐在家跟父亲说“我可能要破产了”。那年大年初四赶回广州,把款式图发朋友圈挨个联系客户,让价、一件代发都行,加价走顺丰把货变成现金流,一个多月稳住了局面。这件事让他心有余悸:线下是重资

产,不可抗力太大。可线下还在赚钱,他舍不得放弃,内心拉扯了三年,直到2023年看到数据每天往下掉,才咬牙转型。

做女装第一年销售额破10亿,但他发现作为男性创始人,很难真正触达女性穿搭的内心细节。而男装市场款式单一,没人跟男人讲穿搭。他调研后发现,很多中国男人挑好一种风格就长期不变,形象管理投入不到10%,甚至有“美丽羞耻”。他觉得这个市场还能往上拉一拉。

2024年9月,秦磊全力转男装,首播还行,老粉丝捧场,可很快从几百万掉到几十万。他也自我怀疑过,但十几年服装功底让他坚信要调的是运营方式。他开始大量铺内容、打造个人IP,五个人从性格、生活、时尚等维度输出内容。2025年底,他正式把品牌定名“秦磊男装”——用自

己名字命名,客人记得更快更牢。这一年,销售额突破15亿元。

秦磊在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开出门店,不背销售指标,只提供体验空间,每天上新同步直播测款。但他也清醒:自己和品牌绑得太深,一旦流量下滑,品牌也会受影响。接下来要从品牌维度运营,同时寻找“二号位”培养第二个IP,分散风险,也让自己更专注产品。

从17岁跟单员到年入数十亿的品牌创始人,秦磊说自己挺幸运,把爱好变成事业干了十三年。从北京到广州,从线下到线上再回线下,他还在做当年那件事。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没想过放弃,永远顺势而为,坚定认为对的事并全力以赴。”这或许正是这一代年轻创业者正在践行的精神。(摘自《中国企业家》8.25)



“我的日子过得恼火,连蜗牛都不如,蜗牛还有一套带永久产权证的房产。”

《嬢(niáng)嬢勇猛》开头这句自嘲,像飞来的暗器般扎中人心。“嬢”是川渝人对中年女人的亲切称呼。来自四川简阳小湾村的施洪丽,以特有的直率与幽默,描绘自家北京尹各庄的出租房:“飞机轰鸣着掠过村子上空,栏杆锈迹斑斑,我搬来时,墙壁上的麻雀把排泄物落在我右肩上表示欢迎。”

把这一生的感慨写下来

三十多年前,施洪丽没考上大学,先后务农、在成都讨生活:餐厅后厨、擦鞋匠、摆摊小贩、开家政公司,后来带着常年生病的丈夫赴京当月嫂、干家政。这样的“草根女性”,本可能只爱打麻将、摆龙门

阵,但她偏偏爱读书写作。

2020年,49岁的施洪丽遭遇至暗时刻,身为全家顶梁柱,被查出乳腺癌。辗转七家医院求证后,她被迫接受现实。被医生预判仅剩几个月,她含泪返乡前叮嘱朋友处理掉带不走的東西。房东却劝她:“先放着,等好了再来北京赚钱。”她热泪盈眶,面对双亲年迈、丈夫沉疴、女儿未嫁的现状,唯有房东坚信她还能回来。

返乡途中,半生见闻翻涌心头。不会电脑打字的施洪丽掏出手机记录:皮村务工者、同病相怜的病友、城乡打工人的悲欢离合……她想起“皮村文学小组”北大老师教的写作门道:“感人段落要有画面感,多用动词,克制抒情。”施洪丽想要赶在病魔发起总攻前,把感受写下来,“就算没地方发表,留给女儿做纪念,也算没白过。”

与病共舞,以写抗命

回到故乡,筹钱、手术、化疗,写作不曾中断。药物副作

用极大,心肌损伤、肝功能异常、牙齿脱落,她面庞浮肿,眼睛都睁不开。但术后手臂疼得抬不起来时,写下一个得意句子,就像一个人叉腰接受阳光洗礼,那些昏暗消极的念头从躯壳里放出去,在阳光下晒得又薄又干。

“把这一生感慨写下来”的意愿,成了她抗癌最重要的寄托。病情稳定后返回北京,抗癌、打工、写作三股绳拧在一起,她奇迹般等到临床治愈。《嬢嬢勇猛》便记录了这段心路。

书中《成都火车站》《化疗》《病友们》等篇章,书写漂泊者、务工者、病友这些难登文学殿堂的芸芸众生。一条线写重症女人求生,一条线写萍水相逢的人互相搀扶,双线交织,文字朴素细腻。她的幽默看似与生俱来,实则刻意为之:“故事太沉重,不愿一味诉苦,要给读者正向情绪价值。”比如,“她写丈夫被骗,促膝长谈一星期,比三顾茅庐多四次”,写自己把癌症的英文缩

写CA当成缺钙买钙片。

“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”

如今施洪丽租住在北京吴各庄村,飞机的轰鸣、温榆河的流水是她常写的意象。写作时她仰望飞机说:“人过留名,雁过留声,飞机都会留云。”她的古典文学修养也留有痕迹:严寒户外“五脏六腑都要冻硬了”,她自我安慰“胸、腹兄弟阅于墙,外御其侮,我不必多虑”。若没有这种视生死为寻常的豁达,她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幸运,她战胜了病魔,房东让她留在北京的家具器物再次派上了用场。

对北京,施洪丽心存感恩:这座城市收留了她漂泊的肉身,滋养了她的文学理想。谈到书名中的“勇猛”,与其引用罗曼·罗兰的英雄主义名言,不如听她自己的大白话:“当我们握着彼岸世界的邀请函,是不是应该平静下来,努力面对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生与死问题?”“时间会对我宽容吗?我不知道,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。”(摘自《北京晚报》)